

邹
辉
著

植物的记忆与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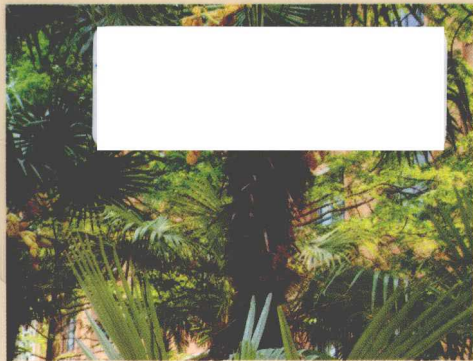
——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生态人类学丛书

尹绍亭 何明◎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石红华 宋 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 /
邹辉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

ISBN 978-7-5130-1851-7

I. ①植… II. ①邹… III. ①植物-哈尼族-文化-
研究-中国 IV. ①K28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2298 号

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

ZHIWU DE JIYI YU XIANGZHENG: YIZHONG LIJIE HANIZU WENHUA DE SHIJIAO

邹 辉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字 数：280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邮箱：Shihonghua@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8.5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ISBN 978-7-5130-1851-7/K·174 (469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委会

丛书主编 尹绍亭 何明

编委 薛达元 崔延虎 杨庭硕

崔明昆 罗康隆 李永祥

艾怀森 尹仑

总 序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急剧变迁的时代。

当代地球生态环境严重退化、恶化，众所周知，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缺失必需的伦理、法规和保障机制：缺失全民高度尊崇、严格自我约束的生态环境伦理道德，缺失公民和族群所具有的生态和资源权益不受侵犯的有效法规，缺失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必不可少的高度民主、公开、透明、科学的评估及决策机制，缺失健全、有效和权威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二是人类狂妄愚昧劣性的膨胀：如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事，对大自然为所欲为；坚持文化中心主义，否定文化多样性，不尊重地方性知识和不同民族的传统知识；经济、物质至上，为追求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片面追求发展，制造生态灾难；盛行高能、高耗、高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破坏、污染生态环境；迷信科学技术，盲目采用不安全的新技术和化学物质，酿成环境灾难等。

近三十年来，对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观及其盲目开发发展行为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已成潮流，主要反映在三个层次：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二是文化多样性价值和意义的再认识，三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三个层次的反思、讨论和探索，刺激了学术的创新，促进了某些学科的发展。例如最近二十年来，重新审视历史和自然，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变迁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将古今生态环境演变的规律一并纳入视野的整合性的名之为“环境史”的研究，便成了史学界的一个新的分野。与此相对应，作为横向的尚未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完全吞没的各地域、各民族的活生生的生态智慧、经验和知识，也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而在众多的学科中，不遗余力地进行各民族、各地域传统生态知识的调查、研究、宣传、抢救、发掘、传承和利用的学科，不是别的，就是生态人类学。

我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迨至今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西部的研究远胜于东部的研究。原因不难明白，东部开发早，市场经济发达，现代化速度快，全球化影响大，传统文化包括生态文化急速变迁、大量消亡了；西部是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富集区域，开发较晚，市场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相对较弱，传统生态文化虽然也有不少变异、流失，然而尚有丰富的遗存和踪迹可寻。二是研究对象十分复杂。国外早先的经典的生态人类学著作，研究对象多为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和族群，而当我们开始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国内的许多对象，虽然依然保持着传统，然而均已成为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冲击、移民开发干扰、扶贫发展促进、市场经济进入、城市化蔓延等因素的不断的综合的影响之下，原有的比较单一的文化变成了复杂的复合文化。面对这样的事象，一方面得厘清、剥离外来文化成分，还原传统文化的面目，阐释其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以考察文化的变迁及其发展的趋势。国外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封闭社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到复杂社会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两个阶段，而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面对的便是复杂环境中复合文化，国外的两个研究阶段被融为了一体。三是具有较强的应用倾向。面对激烈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并与生存、公平、权益、发展、政治、安定、和谐等各种问题相互渗透和纠结，涉足其间，难免产生共鸣和关怀。因此，正视现实问题，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倡导建设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理念，已成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者的自觉追求。

上述三个特点，在我们主编的这套生态人类学丛书中有很好的体现。首先，丛书的作者们大都关注我国西部，研究对象集中于最富文化和生态特色、最具生态人类学研究内涵的两个地域：西南山地和北方草原。其次，丛书的研究依然承袭学术传统，一方面重在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阐释，尤其重

在对于无文献记载而且长期不被正确认识的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另一方面则着力探索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传承、活用传统知识并重建有效适应当代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生态文化。第三，丛书的部分选题超越了传统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敏锐地将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和热点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例如大坝、灾害、绿洲、水污染等研究即属此类，具有较高的学术及应用价值。

近年来，人类学的丛书不少，而作为生态人类学的丛书，这还是较成规模的第一套。无论从作者的层次和准备来看，还是从作品的选题和水平来看，本丛书均属难得，值得期待。至于缺憾，在所难免，祈望学界批评。在今后的学术跋涉中，作者们自当不急不躁，笃实前行，为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再书华章。

编者 2012 年深春于昆明

目 录

导论 哈尼学研究生态人类学	1
一、哈尼学研究状况和动态	1
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及研究意义	16
第一章 植物的文化表述	24
一、哈尼族民间文学与植物文化记忆	25
二、神话故事：植物起源的文化范式	27
三、自然历诞生的植物神话	32
四、以植物命名人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	36
五、以植物命名村寨——守护家园	47
六、月相树——认识月亮对植物的影响	55
七、雨季植树——播种愿望	59
第二章 植物祭礼与象征	63
一、“昂玛突”的实质	63
二、“阿倮欧滂”祭礼的根源是神树崇拜和祖先崇拜	72
三、“库扎扎”之祭谷神与磨秋生殖涵义	75
四、人、粮、畜——仪式中永恒的主题象征	80
五、圣数三的意义与象征	84
六、植物禁忌的内涵与外延	92
七、文化植物的象征意义与植物崇拜的更多遗迹	101
第三章 棕榈认知与象征意义的形成	113
一、种植管理与认知系统	115



二、从语言和民间文学看棕榈象征意义的形成	143
三、棕榈象征的基本原则与多义性	159
第四章 哈尼族生态环境与村寨空间文化	185
一、村寨选址的空间布局	186
二、人文关怀是哈尼族村寨选址的核心	190
三、建寨植树——风水补救背后的环境观透视	192
四、哈尼族地区生态景观构成元素	196
第五章 梯田——哈尼的树根	201
一、生境与土地制度	204
二、山地灵者：社会记忆的传承人	212
三、森林观与水文化	222
四、梯田水网的编织与管理	231
第六章 守望绿色家园——生态价值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46
一、哈尼族财产观念的缘起	246
二、绿色产业开发与生态建设	253
附录一	279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83

导论 哈尼学研究 with 生态人类学

一、哈尼学研究状况和动态

哈尼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山地农耕民族，总人口约 193 万人（据 2000 年统计数字，其中国内 143.97 万人，国外约 50 万人）。

从地理区域来看，中国境内的哈尼族主要集中聚居于三江（红河、把边江、澜沧江）两山（哀牢山、无量山）地区，地处北纬 $21^{\circ} \sim 26^{\circ}$ 、东经 $99^{\circ} \sim 104^{\circ}$ 之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建水等县和普洱市的江城、宁洱、澜沧、景东、镇沅、孟连、墨江等市县以及玉溪市的元江、新平、峨山、易门等县；还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景洪、勐腊等县；另外，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以及昆明市的禄劝县、安宁市也有哈尼族小聚居分布。

国外的哈尼族一般称为“阿卡”（Akha），主要居住在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北部山区，如越南西北部的黄连山省巴沙县和莱州省孟底县，泰国清迈府的夜艾县以及清莱府的夜庄、夜寨、清盛、清孔等县，缅甸掸邦东部的景栋县，老挝北部的丰沙里县、孟夸县、孟约等地。据说，东南亚四国的哈尼/阿卡除泰国阿卡外都是不同时期直接从中国境内迁徙出去的（泰国哈尼/阿卡又是由缅甸迁徙过去的）。

总的说来，哈尼族聚居的地区在地理环境条件方面主要呈现出山高谷深、海拔悬殊，从山顶到河坝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立体气候类型和特点，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哈尼族内部文化呈现一体多元的特点，各个支系间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特征。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地理人文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哈尼族不同支系创造了各自独具地方特色的山地农耕体系，典型的如分



布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哈尼族，红河地区的哈尼族在长期的环境适应和农业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高山梯田稻作农耕体系，而西双版纳地区的哈尼族则形成了以半山旱地农耕为特点的山地农耕生产方式，而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构成了整个哈尼族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哈尼族完整的一个山地生态农业系统。



红河哈尼妇女



绿春哈尼妇女头饰



红河哈尼女子头饰

哈尼族内部支系众多，云南省内的哈尼族主要分为哈尼、碧约、卡多、豪尼、白宏、糯比、糯美、爱尼、昂保、各和、腊咪、果作、哈欧、期弟、西摩洛、多塔、布都、布孔、多尼、海尼、罗缅、叶车、阿松、阿木、阿卡等 20 余个支系。哈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历史上哈尼族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调查队在对中国哈尼族聚居区的语言进行广泛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把哈尼语划分为哈雅、碧卡、豪白三大方言和若干土语，并于 1957 年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书写文字符号的《哈

尼文字方案》(草案)报国家民委批准试行。目前国内哈尼族使用的哈尼文是1983年修订的《哈尼文字方案》推行的拼音文字,它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绿春县大寨哈尼话为标准音,以哈雅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拉丁字母为书写符号,以字母后置表示声调。现行哈尼文主要在研究、翻译、记录、出版以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语广播电视等工作领域内使用,而在哈尼族民间,能识别哈尼文和使用哈尼文的群众并不普遍。



勐海哈尼妇女服饰



勐海哈尼服饰



红河哈尼姑娘

云南省内哈尼族分布从今天方言和称谓的分布来看,相同方言和称谓的哈尼族居住在相近地区或联片聚居,不同方言和称谓的哈尼族交叉聚居。其中操哈雅方言的主要有哈尼、糯美、糯比、各和、哈乌、腊咪、期弟、卡别、雅尼、觉围、觉交、阿卡等支系,这部分哈尼族主要分布在红河、元阳、金平、绿春、元江、墨江、江城、勐腊、勐海、景洪、澜沧、孟连等县市,属哈雅方言区的这部分哈尼族人口较多,约占本民族总人口的60%左右;操碧卡方言



的碧约、卡多、阿古卡多、阿哩卡多、西摩洛等支系人口则主要分布在墨江、江城、普洱、镇沅、景东、元江、新平、峨山、景谷、思茅、红河、绿春等县市，这部分哈尼族集中分布在思茅地区墨江县及周边地区，人口约 25 万，占本民族总人口的 20% 左右；操豪白方言的有豪尼、多塔、阿梭、布都、白宏、布孔、补角等支系，主要分布在墨江、元江、普洱、镇沅、江城、思茅、红河、景谷、绿春、勐腊等县市，这部分哈尼族从大分布范围内来看比较分散，但在各地却较为集中地表现出小聚居的特点，而且豪尼、布都支系居住在平坝、交通沿线的人口较多，属于豪白方言区的这部分哈尼族约占本民族总人口的 20%^①。

哈尼语词汇中，反应山区农业生产、生活的词较为丰富，对粮食作物以及梯田农耕、山地作物的区分也比较细致。相对而言，操哈雅方言的哈尼族跟汉族接触的时间和频度多于操豪白方言的哈尼族，所以哈雅方言区的哈尼语中汉语借词现象较豪白方言要多一些，早期的汉语借词多属生活方面的，现代借词则多为政治、科技、经济领域的专用名词和术语。



哈尼山寨

目前，东南亚各国的哈尼族语言内部的方言差别不十分明显，但文字方案不统一，有十多套，从创制文字的机构类别来划分，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以罗马拼音文字为基础的阿卡文，包括浸礼教阿卡文、OMF 阿卡文、天主教新阿

① 参见井力：《我国哈尼族分布状况及特点》，载《中国哈尼学》第一辑，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 页。

卡文、天主教旧阿卡文、东南亚山地民族阿卡文、马泰阿卡文、OMF 泰文 - 阿卡文、缅文 - 阿卡文；二是以泰国文字为基础创制的阿卡文；三是以缅甸文字为基础的阿卡文^①。东南亚阿卡文字的各种方案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使广大的哈尼/阿卡群众无所适从。因此，泰国、缅甸等国外的阿卡人内部要求统一文字方案，以方便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沟通。这种统一内部文字的呼声随着各国哈尼/阿卡相互间了解和交往的增强，越来越成为各国哈尼/阿卡的共识。在第二届和第六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研讨会上，文字的统一都成为重要议题。

可以说，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国内外的哈尼/阿卡相互之间还有着些许的陌生感（尽管生活在各国边境线一带的哈尼/阿卡之间相互通婚往来，但对于大部分的哈尼/阿卡来说，不同的国界阻隔了相互间的认识和交流），1996 年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研讨会成功地打破了民间的哈尼/阿卡互不认识和互不交往的局面，邀请了哈尼/阿卡的民间代表参与了以往只有所谓的民族精英和从事哈尼族研究的学者才参与的学术会议，头一次让民间的代表和学者们面对面地共同探讨哈尼/阿卡民间的传承知识和文化体系，以致来自哈尼/阿卡民间的代表和参会的国内外学者都发出盛赞，认为这次会议对以后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都起到了重要和巨大的推动作用，来自荷兰莱顿国际亚洲研究所（IIAS）的图克博士为此专门以“不再是他者”为题书写了有关本届会议的文章（详见 Dr Deborah E Tooker: No Longer the ‘other’: Indigenous Participation at the Hani-Akha conference, 1996）。

以后随着国际哈尼/阿卡文化研讨会的继续召开和会议组织者视野的开放，民间不同国度的哈尼/阿卡相互间的了解和认识更进一步加深，增进了本民族的自我认知和自豪感，继而迈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

1. 国内的哈尼学研究

较早时期的汉文古籍文献如《尚书》、《新唐书·南蛮传》、〔康熙〕《楚雄府志·风俗》、〔道光〕《元江州志·种人》、〔雍正〕《景东府志·夷民种类》、〔民国〕《墨江县志资料》、〔天启〕《滇志》、〔元〕《元史·世祖本本

① 许鲜明：《哈尼语话语分析》，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 页。



纪》、《元史·地理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南志略》、〔明天启〕《滇志》卷三十、〔清〕《峨县志》、〔康熙〕《永昌府志》、〔雍正〕《云南通志》、〔雍正〕《临安府志》、〔乾隆〕《景东直隶厅志》、〔乾隆〕《开化府志》、〔道光〕《元江州志》、〔道光〕《续修蒙自志》等都对哈尼族及其相关习俗作过记载。据上述汉文史书记载，哈尼族曾先后被称为“和夷”、“和蛮”、“和泥”、“和尼”、“禾泥”、“窝尼”、“斡泥”、“阿木”、“哈尼”等，而“和泥”这一称呼是哈尼族众多历史名称中最常见的名称，“哈尼”一词则首见于清朝康熙年间的《蒙自县志》，“毕约”、“惰塔”等支系名称则载于民国时期的方志。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主要依据哈尼族大部分人口的自称“哈尼然”而定其族称为“哈尼”。结合我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民族融合以及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政策和工作实际，不可否认这些称呼本身具有模糊性，但这些历史称呼也是认知哈尼族民族称谓原由的一部分。

国内学者对哈尼族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哈尼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继而发展到历史、神话和民间传说、宗教、民间习俗、歌舞等层面的研究，并把有关哈尼族的研究发展为哈尼学研究。在哈尼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反映在汉族学者和其他民族学者对哈尼语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哈尼族历史社会的调查基础之上，如袁家骅的《窝尼语音系》、《峨山窝尼语初探》以及高华年的《杨武哈尼语初探》，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工委编的《哈汉对照小辞典》，胡坦、戴庆厦的《哈尼语元音的松紧》，方国瑜的《哈尼族历史简介》、《祖国兄弟民族：哈尼族》，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哈尼族简志合编（初稿）》（1964年油印本）、《哈尼族简史》等，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虽然在数量上不多，但为日后的哈尼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与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一些地方团体和民族工作机构相继建立了有关哈尼学研究的科研机构 and 民间学术团体，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云南民族学会哈尼学研究委员会、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学学会、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墨江县哈尼学研究所等。哈尼学



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都创办了自己的相关刊物，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的《红河民族研究》、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学学会的《哈尼学研究》、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文学研究会的《梯田文化报》、云南民族学会哈尼学研究委员会的《哈尼族文化论丛》、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的《中国哈尼学》及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哈尼文化研究所的《哈尼文化研究通讯》等。

可以说，上述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成立，促进了哈尼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细化，推动了哈尼学研究队伍的成长和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这首先反映在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

总体来看，对哈尼族语言的调查直接带动了国内学者对哈尼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民间口述文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而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调查研究哈尼族语言、创制文字的基础上，收集并编写出版了不少相关的哈尼语文书籍和哈尼族民间文学成果，如：《哈尼族四季生产调》、《十二奴局》、《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故事集成》、《哈尼族古歌》、《雅尼雅嘎赞嘎——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族民间故事选》、《哈尼阿培聪坡坡》、《哈尼族叙事长诗集》、《都玛简收》、《哈尼族礼仪习俗歌》、《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缩最禾土玛绕》、《西双版纳哈尼族歌谣》、《哈尼朵阿玛》、《多沙阿波》、《斯批黑遮》、《金平哈尼族民间故事》、《哈尼求福歌》、《哈尼族情歌选》、《罗槃之歌》、《哀牢传奇》、《哈尼族古歌佳句选》、《四季生产调》，等等。

语言研究成果以及以哈尼族民间口述文学为主的哈尼族文学研究成果主要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委编写的《哈尼汉词汇对照》，袁家骅的《窝尼语音系》以及《窝尼语初探》，王尔松的《哈尼文》，李永燧的《哈尼语语法》，哈葵、李泽然的《汉哈会话》，戴庆厦等的《汉哈词典》，戴庆厦的《哈尼语导论》，李泽然的《哈尼语研究》，许鲜明的《哈尼语话语分析》，杨羊就的《哈尼语汉语词汇对照》，张佩芝的《哈尼语哈雅方言土语词汇对照》，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汉哈尼新词术语集》，戴庆厦、段侃乐的《哈尼语概论》，李永燧的《哈尼语语法》，李永燧、王尔松编著的《哈尼语简志》，史军超的《哈尼族文学史》，等等。



有关哈尼族民风民俗的知识系列出版物，有《哈尼族节日》、《哈尼山乡风情录》、《奕车风情》、《绮丽的山花》、《元阳民俗》、《云海中的奇婚女性——哈尼族》等。

哈尼族宗教和哲学调查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杨万智的《祈生与御死——哈尼族原始习俗寻踪》，白玉宝、王学慧的《哈尼族天道人生与文化源流》，为则的《哈尼族自然宗教形态研究》，李克忠的《寨神——哈尼族文化实证研究》，李少军的《诗性的智慧——哈尼族传统哲学思想研究》。

哈尼族地理和环境研究成果主要有黄绍文的《诺玛阿美到哀牢山——哈尼族》和角媛梅的《哈尼梯田自然与文化景观生态研究》。

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视角着眼研究的著作和出版物有：毛佑权、李期博合著的《哈尼族》，杨忠明的《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毛佑全的《哈尼族文化初探》，孙官生的《古老、神奇、博大——哈尼族文化探源》，王尔松的《哈尼族文化研究》，雷兵的《哈尼族文化史》，杨世华、白碧波的《玉溪哈尼族文化研究》，傅永寿的《哈尼文化散论》，王清华的《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

反映哈尼族民间医药和民间体育的成果有：阿海、王有柱、里二收集整理的《西双版纳哈尼族医药》，何建疆、黄晴岚主编的《中国哈尼族医药》以及李德祥的《哈尼族体育》。

哈尼族音乐舞蹈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哈尼族的综合类研究出版物有：《哈尼族哈巴初探》（李元庆）、《中国红河哈尼族民歌》、《哈尼族音乐史》、《红河民族研究》、《红河民族研究文集》、《首届哈尼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四届哈尼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哈尼族研究文集》、《中国哈尼学》、《哈尼族文化论丛》、《哈尼族梯田文化论集》等。

有关哈尼族的视听作品和出版物主要有：《哈尼梯田文化》（刘体操、张玉胜等的摄影作品集）、《哈尼姑娘》、《诺玛的十七岁》（故事片）、《云南故事》（故事片）、《阿鲁兄弟》（纪录片）、《蜕变》（纪录片）、《阿迷车》（哈尼族儿歌 CD）、《爱尼风》、《阿卡人》（西双版纳哈尼族歌手张波哈尼歌曲 MTV）、《哈尼古韵》（哈尼歌手李铭秀专辑）、《阿卡然米》（哈尼歌手成利专

辑)、《平河哈尼情歌》、《绿春哈尼族》、《俺斗 MTV》、《然优 MTV》等。

辞书类有:《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哈尼卷》、《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辞典》、《哈尼语-英语词典》、《汉语-哈尼语词典》等。

一言概之,国内哈尼族研究的成果以单篇论文形式居多,目前国内的哈尼学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研究机制,所以总体研究显得零散和随意,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的稻春务曾经不止一次到过哈尼族村寨进行调查研究,出于对哈尼学研究的兴趣而收集整理了《国际哈尼/阿卡研究资料目录》,而其初衷就是“在这些信息中并无太多变化与创新,而只是同样的话题被反复地讨论来,讨论去”。

2. 国外学者和机构对哈尼族的研究综述

国外哈尼族主要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偏远山区,据国外哈尼迁徙史记述,东南亚各国的哈尼族主要是从云南迁徙出去的,相当一部分哈尼/阿卡村子与世隔绝,很多哈尼/阿卡不懂居住国国语,没有村以上的组织机构,没有连成一片的地域环境,大部分哈尼/阿卡甚至没有取得所在国的公民身份,所以经常流离失所,还要受到当地一些武装势力的威迫。由于经常四处游迁,刀耕火种,境外分散在东南亚各国的哈尼/阿卡曾被西方的研究者称为“密林中的游迁者”(详见美国格朗菲尔德的《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

近年来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各国政府又禁止刀耕火种,东南亚各国相当部分的哈尼/阿卡几乎到了无以生存的地步,食品短缺、缺医少药,又常受到所在国家流窜武装势力的骚扰侵犯,生产生活都面临绝境,由于没有土地权和公民身份,近些年来令人不安的贫穷、吸毒及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等有增无减(参见第二届哈尼/阿卡文化国际研讨会泰国学者资料)。

国外学者对哈尼/阿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泰国哈尼/阿卡的研究,这主要因为“哈尼/阿卡居住的地区,除泰国外都曾经对西方研究人员实行关闭政策”(详见 Dr. Deborah E Tooker: No Longer the 'other': Indigenous Participation at the Hani - Akha conference, 不再是“他者”:哈尼/阿卡会议上的本民族成员 1996)。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日本学者“寻根热”中,当时国内外的不